

宋元通鑑

第三冊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2
2



宋元通鑑卷第四

一 仁文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

起乙亥至丙子凡二年

太祖四

開寶八年

是年唐亡三國一鎮

春正月甲戌朔以出師不御殿

丙子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軍於州界二月癸卯

曹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

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

勉之父子八人皆没于陣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

江南李雄父子死節

010190617284

李漢瓊

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遁、溺歿千計、初江南主委兵柄於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諸臣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爲慮、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以徐溫諸孫元楸等爲傳詔、每軍書告急、多不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皇甫繼勳素貴驕、

契丹未和

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彊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宋師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於外、旌旗徧野、知爲近習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三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峰固諫、

北漢馬峰

乃止。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江南之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酌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荅。以書上聞。帝優詔褒之。五月壬申，以吳越國王錢俶守太師、尚書令，益食邑。知桂陽監張佖發前官隱沒羨銀，追罪兵部郎中董樞、右贊善大夫孔璘，殺之。太子洗馬趙瑜杖配海島，侃受

郝崇信
呂端

賞遷屯田員外郎。六月丁未，宋州觀察判官崔絢錄事參軍馬德休並坐賊棄市。甲子，彗出柳長四丈，辰見東方。秋七月辛未朔，日食。庚辰，遣閣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
呂中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荅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得中國之體矣。」

契丹來貢

八月辛酉詔權停今年貢舉士 壬戌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致御衣玉帶名馬 癸亥丁德裕敗潤州兵于城下九月壬申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遂不復獵 冬十月己亥朔

江南徐鉉

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仍厚賜遣之辛亥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文武可用者遣詣闕丁巳江南

劉遇
王明

主貢銀五萬兩絹五萬匹復遣徐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恐辭歸戊午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改鎮江軍節度為鎮海軍節度 己未曹彬遣都虞候劉遇都部署王明督水陸兵攻江南江南都虞候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

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特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十一月辛未，江南主遣徐鉉等再奉表乞緩師，不報。甲申，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於城下。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乙未，克昇州。初，江南陳喬張洎約

匪夷所思

江南陳喬
死節
江南鍾倩
舉族死節

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于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寮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等上露布曰：「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

後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
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
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
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
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
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
臣禮實無可罪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况李煜此是騃
童固無遠畧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
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
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

勅青鑱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
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
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
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之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慮
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
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于用兵大江特翔於長
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
遣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
闕焉終懷虵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
逆寇肆克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旣人

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駭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畧，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署臣寮以下諸降人，既就生擒，合將

獻捷。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徐一夔曰：蘇軾有云：「正統者有天下，云爾。」宋太祖既受周禪，平荆湖蜀漢，江南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朱子乃曰：「如以正統，則秦晉隋初未可當，必併六國滅吳陳而後歸之，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可。」據朱

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蓋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

十二月辛丑赦江南復一歲兵戈所經二歲帝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故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從寬恤自三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獨嚴貪墨之罪賊吏必誅甲子契丹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歲交遣使生辰亦然

契丹來賀

九年春正月辛未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不用獻俘止令煜君臣白衣紗絹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下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論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至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

通鑑卷四
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然弗顧。潛蓄陰謀。勞
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
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
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
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
吳。彼皆閔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
列公侯。爾實爲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
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
乙亥。授李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召徐鉉。責以不早

勸煜降。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
他。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
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
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有。今得歿。臣
之分也。辭色不變。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

史臣曰。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旣而不能死之。犬吠
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
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

已卯。江南昭武節度使盧絳焚掠州縣。庚辰。詔郊
西京。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况

削平江表，底定南方，惟率土之混同，自上天之鑒祐，內慙涼德，感是洪休，得不罄以恭虔，申其告謝。睠維京而西顧，兆陽位於南郊，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朕今暫幸西京，取四月內，選日有事於園丘，宜令有司各揚其職，禮容儀衛典故在焉。祇事肅成，無或煩擾。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有率歛。凡在中外，當體予懷。二月庚戌，以曹彬爲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是行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

恩數有節
正是善待
其臣

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帝語晉王光義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庶國用富饒。今之勅敵，止在契丹，自開運以來，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吾昨所爲，蓋亦勿思，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已未，吳越錢俶來朝。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

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進銀絹乳香吳綾紬綿錢茶犀象皆億萬計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劔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勛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與區於吳會勒洪伐於宗彛昨以江表不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上宇輔翼帝室震疊皇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愨爲羣后

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劔履上殿書詔不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濬齋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帝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俶獻白金六萬兩絹六萬匹爲謝帝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太宗秦王叙昆仲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雩祀俶懇請扈從不許留惟濬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

通鑑卷四
宋紀
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
謂倣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倣涕泣
言願三歲一朝帝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
倣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
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倣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
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
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羣臣
多請留倣帝曰吾方平江南餘孽未靖俾倣歸治兵
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省江南旣下倣將安往倣
行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倣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

則皆羣臣乞留倣章疏也倣甚感懼旣歸每視事命
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只尺敢
寧居乎每修貢必焚香而遣三月癸酉以皇子德
芳爲檢校太保貴州防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丙
子帝如西京己卯次鞏縣遂拜安陵庚辰賜河南府
民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夏四月庚子祭
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
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壬
寅宴賜親王羣臣有差丙午駕還辛亥帝至自西
京時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

宋人腐爛
道學自此
始

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
 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
 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誤方請還汴帝不得
 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更有甚焉
 論曰藝祖欲西都長安而晉王光義謂在德不在
 險此其述魏吳起之言不亦誠有理哉然唐虞及
 夏皆都冀方殷都三亳周都豐鎬彼皆聖帝明王
 夫豈無德而專藉於險邪蓋建邦設都以居重馭
 輕自有不得不慎焉者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又豈不義而易言之邪余嘗

過汴徘徊瞻顧寔四面受敵之地縱使宋祚之修
 短不係於此而西北之窺伺以貽繼世之多事者
 未必非此為之肇端也藝祖知民力之殫不出百
 年而猶因循於晉王之言謂之何哉唐人有言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藝祖其不斷也夫

丁亥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時江南州郡皆
 降獨江州未下刺史謝彥實乃集眾謀納欵指揮胡
 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忍負之刺史欲背
 國爾曹能從我乎眾皆聽命乃與同列執彥實殺之
 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月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

江南胡則

悉取貲財而屠其民厥後曹彬子孫顯榮累世翰死未久子孫有乞丐者五月甲戌遣司勳員外郎和峴往江南路採訪殺盧絳六月庚子帝步至晉王邸命作機輪輓金水河注邸中爲池癸卯吳越王進銀綃綿以萬計乙卯熒惑入南斗秋七月戊辰帝幸晉王第觀新池丙子幸京兆尹光美第視疾丁亥命修先代帝王及五岳四瀆祠廟八月辛丑太子中允郭思齊坐賊棄市乙巳帝幸開寶寺觀藏經丁未帝命侍衛都指揮使党進宣徽北院使潘美及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

征北漢

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九月庚寅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炙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冬十月辛丑党進敗北漢軍於太原城北癸丑帝不豫夜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宋后見晉王

通鑑卷四
宋紀
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王王泣曰共保富貴無
憂也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
論曰太宗斧聲燭影之疑邇丘仲深程克勤皆爲
之深辨矣但疑以傳疑史氏之事矧其於大行在
殯不踰年改元宋后之崩蔑不成喪涪陵武功並
不得其歿例以春秋之法則趙盾許止皆以弑書
無怪乎議者之紛紛也

太祖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
禪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
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
不能害也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
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
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
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
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
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
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
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爲折杖法以遍減
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
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貰

通鑑卷四
宋紀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乙卯詔曰先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爲之防曲爲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庚申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先帝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

芳爲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以盧多遜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薛居正沈倫及中外官進秩有差十一月庚午詔諸道轉運使察州縣官吏能否第爲三等歲終以聞進封劉鋹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十二月己亥大赦改是歲爲太平興國元年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自是歲屢幸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

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他事乎？
罷河東兵。

宋元通鑑卷第四

宋元通鑑卷第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

起丁丑至癸未凡七年

太宗一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壬戌，以大行殯，不視朝。丙寅，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賈事。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

張齊賢

呂蒙正

吏九懲奸十恤刑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錫宴開寶寺自為詩二章賜之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

邢昺

許契丹市
周述

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蔽欺以紊經制辛卯置江南摧茶場二月庚子帝更名昺三月己卯加河陽節度使趙普太子少保己丑許契丹互市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之夏四月乙卯葬太祖于永昌陵契丹遣耶律

契丹會葬

辛仲甫使命

求荐舉而王昭素至求入于科場而辛仲甫至

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
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
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
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
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
人如此朕何患也五月癸亥向拱張永德張美劉
廷讓皆罷節鎮為諸衛上將軍丙寅詔繼母殺子及
婦者同殺人論甲戌以十月十七日生辰為乾明節
已卯祔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
皇后王氏配六月磁州保安等縣墨蟲生食桑葉

殆盡潁州大水秋七月庚午詔諸庫藏敢變權衡
以取羨餘者死閏月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
八月初罷節鎮領支郡之制高保寅知懷州懷隸河
陽而保寅與趙普有隙上疏乞罷領支郡之制右拾
遺李翰復以為言帝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
矣陝澶道忠壽諸州大水九月容州初貢珠初南
漢置媚川都令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溺死者
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
州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始貢珠百斤賜擔者
銀帶衣服吳越錢俶乞所賜詔書呼名不許冬十

非賢主不能不如付之計臣

禁私鑄

月辛巳初推酒酤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當賦率於民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十一月丁亥朔日食既丁酉禁江南諸州新小錢私鑄者棄市 王祐卒祐字景叔大名莘人舉後唐進士仕宋至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初祐掌制誥會盧多遜為學士陰傾趙普多遜累諷祐比已祐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說事勸釋之多遜滋不悅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頗類識者服其先見 三年春正月庚寅殿直霍瓊坐募兵劫民財腰斬戊

王祐

田祚

戌開襄漢漕渠漕渠成而水不上卒廢 巳酉命修太祖實錄 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創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之凡八萬卷 三月乙酉朔詔旌貝州清河民田祚門閭復其家以其十世同居故也 巳酉吳越王俶來朝貢獻加厚 夏四月巳卯陳洪進來朝因上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汙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

通鑑卷五
宋紀
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之雖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滹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祭戟在門、龜綯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樽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

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玄造、稍霈鴻私、帝優詔嘉納之、凡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萬八千七百二十七、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錢俶時在京師、會洪進納土、因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蒙朝廷賜以劔

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鄰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惟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曾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許解罷。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辛巳，侍御史趙承嗣坐監征欺隱棄市。五月乙酉，吳越王錢俶尚在汴京，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

吳越崔仁冀

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曰：「臣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筭之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爲聾俗，則

通鑑卷五十五
宋紀
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境內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于闕下。伏望特降明詔。允茲至誠。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荅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旣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于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丁亥。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

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啓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勲於策府。近者慶冲人之踐阼。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旣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衛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

通鑑卷五
宋紀
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
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授俶
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
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
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
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
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
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壬寅定難節度使
李克叡卒子繼筠嗣六月癸未詔職官賊罪雖會
赦不得叙著爲令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初

范旻

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爲念不及多取留汴貧
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帝嘗幸崇文
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
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至是煜誕辰帝遣使賜燕
燕畢暴卒追封吳王詔侍臣撰神道碑時有與徐鉉
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李煜事迹莫若徐鉉
爲詳帝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侍
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帝始悟讓者
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
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

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固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
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帝覽讀稱歎 戊戌金鄉縣民
李光襲十世同居詔旌其門壬子中書舍人李知古
坐受賕改刑部所定法杖殺之 以孔宜襲封文宣
公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爲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
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
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詔特復其家是月中元京城
張燈令有司於錢俶宅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
八月癸丑滑州黃河清癸酉詹事丞徐選坐賊杖殺
之 九月甲申親試禮部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

李光襲

孔宜

田錫

差是科得田錫壬子以布衣張遜爲襄邑縣主簿張
文旦濮陽縣主簿 冬十月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
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
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詔改爲內藏庫并以封樁
庫屬焉 十一月丙申祀天地于圜丘百官上尊號
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遂肆赦加恩以
爲常制 十二月庚午畋近郊戊寅契丹遣使來賀
正旦

契丹來賀

四年春正月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曹彬
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

郭進

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癸巳，置僉書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為之。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生巴中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作渾儀以獻，日月行度成于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帝命置于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

張思訓

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丙辰，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甲子，帝發京師。戊寅，次澶州。三月庚辰朔，次鎮州。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

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夏四月庚戌，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辛酉，以孟玄喆、劉廷翰為兵馬都鈐轄。崔翰總馬步軍，並注泊鎮州。壬戌，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漢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庚午，帝次太原，駐蹕汾東行營。辛未，幸太原城，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

折御卿

解暉

折彥贊

尹勳

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漢主劉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壬申夜，帝幸城西，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壬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移幸城南，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貴富。癸未，進攻將士盡奮，若將屠之。是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于城臺。甲午，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帝釋之。凡得州十，縣四十，戶

劉保勛

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已丑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帝作平晉詩令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辛卯劉繼元獻官妓百餘以賜將校丙申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歿者甚眾漢劉繼文奔契丹封為彭城郡王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庚子遂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

崔翰

帝欲取幽薊
成之皆是
不可以成
敗論但備
禦失宜傷
於太易耳

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率眾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

以怒致殺
皇子

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乙巳帝至自范陽是月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甲戌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邪追封魏王謚曰懿子五人九月庚子華山道士丁少微詣關獻金丹及巨勝南芝玄芝癸卯山後兩林蠻以名

契丹耶律
休哥

劉廷翰
崔彥進
李漢瓊
趙延

馬來獻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是月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本北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

契丹劉繼業

用人

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冬十月乙亥以平北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文武諸臣進秩有差十一月庚辰放道士丁少微歸華山辛卯忻州言與契丹戰破之關南斬首萬餘級十二月丁未占城國遣使來貢丁卯置諸州司理判官

差役

五年春正月庚辰詔宣慰河東諸州庚寅改端明殿為文明殿以程羽為學士專備顧問二月定差役

程能

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三月戊子會親王宰相淮海國王及從臣蹴鞠大明殿己丑左監門衛上將軍劉錕卒錕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錕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宴畢卒帝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南越王、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陁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使李重誨。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閏月甲寅，親試禮部舉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李沆、宋湜、張詠、王旦、寇準、向敏中。丁巳，親試諸科舉人。夏四月癸未，親試應百篇舉。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隳其故城。是月，壽州風雹，寇氏縣雨雹。五月癸卯朔，大霖雨。辛酉，命宰相祈晴。六月，高麗遣使來貢。潁州大

任人

侯仁寶

水徐州白溝溢入城。秋七月，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洩。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以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偁並爲部署。將

通鑑卷五
宋紀
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偃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八月甲申，西南蕃主龍瓊瑠使其子羅若從并諸州蠻來貢。九月甲辰，史館上太祖實錄。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師精騎渡水而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丙午，以秦王廷美留守東京，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十二月戊寅，以劉遇、曹翰爲幽州部署。乙酉，帝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

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

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上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它在

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旣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其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事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契丹師還以耶律休哥為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且戒戎兵無輕犯宋境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

方勅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丙寅改靜戎軍為安靜軍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滿秩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煩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有司據文而校件析以聞志既切于澄清恩或由于僥倖成命不返蓋示信以當然出令惟行於垂勸而安在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匿

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已卯，命宰臣禱雨。三月巳酉，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康惠。子三人。壬戌，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瘴，軍士多歿。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夏四月丙戌，禁西川諸州白衣巫師，罷湖州織羅，放女工。是時自春涉夏不雨，帝意獄訟寬濫，會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苴園戶病創歿，帝聞之，坐承信棄市。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寬貸，而聞封婦人殺

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歿。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而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五月巳未，雨降，歿罪囚，流以下釋之。六月甲戌，薛居正卒。居正字子平，浚儀人，舉進士，歷仕晉、漢、周，至刑部侍郎。宋爲樞密直學士，歷加左僕射，進司空平章事，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遽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輿歸私第卒。年七十。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

薛惟吉

通鑑卷五
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柰何！惟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飭爲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九月乙未朔，日食。甲辰，罷左拾遺田錫。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

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廐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關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

通鑑卷五
宋紀
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于背、遂禁鞭背、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唯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邪。丙午、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

人臣不可
居功普必
鞅鞅故乘
而毀之

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辛亥、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以石熙載爲樞密使、初趙普奉朝請累年、慮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冬十月丙戌、校歷代醫書、甲午、詔作蘇州太一宮成、十

機會

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錢糴糶、棄市。甲辰、女真遣使來貢。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犄角之勢。定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攄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齎以賜焉。壬子、令諸州監臨官、有所聞見、須面陳者。俟報辛酉、罷樞密使楚昭輔為左驍衛上將軍。十二月癸酉、購求醫書。

七年春正月壬戌、詔定輿服等差。及昏娶喪葬儀制。二月乙酉、特貫廬州管內逋米一萬七千二百四

普實一誤再誤

竇偁

十石。三月癸巳朔、日食乙未。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楊守一、趙鎔、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是月舒州上玄石。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夏四月甲子、以竇偁、郭贄、並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偁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

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僱之。直至是謂僱曰。賞卿之叱賈琰也。以柴禹錫爲樞密副使。楊守一爲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門使。賞上秦王廷美之變也。丁丑。西京留守秦王廷美罷歸第。流盧多遜于崖州。初。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

失刑

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太子太師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詛呪。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趙懷祿。閻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時盧多遜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附合。吾子不能從其意。盧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不一歲。骨肉相繼淪沒。老身流落無歸。彼盧相者。怙勢妬賢。恣行

此必附會
之言亦可
錄以戒

無忌。終當遠竄。妾幸未歿。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騎而去。庚辰。沈倫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必令居守。然爲相十餘年。無所建明。君子少之。五月辛丑。崔彥進敗契丹于唐興。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獻銀。夏綏宥四州。辛亥。潘美敗契丹之師于雁門。破其壘三十六。丙辰。貶秦王廷美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時趙普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遂有是貶。仍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

夏州始事

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六月乙亥。李繼捧弟李繼遷叛。走地斤澤。初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前月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秋七月甲午。以于德崇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封衛

通鑑卷五
王德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八月
庚申朔王溥卒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爲郡小吏
有心計溥舉乾祐進士甲科周時歷官右僕射宋初
進司空封祁國公罷相時作自問詩唯述平生榮遇
爲幸人擬之長樂老云卒年六十一。己卯詔川峽諸
州官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欵正龜殼等悉罷之民
間勿禁。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
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
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旣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
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

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
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
都統。冬十月己卯竇偁卒偁字日章儀之弟漢乾
佑二年進士初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偁
以其必大任以女妻之旣爲開封判官則斥賈琰之
佞至于謂之奸邪則未逆知也偁平生亦有操行云
癸卯乾元曆成。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爲彰德
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
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十二月戊
午朔日食庚午蠲兩浙諸州太平興國六年以前逋

通鑑卷五
租辛亥詔諸州置農師

八年春正月戊寅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樞密副使先是德超爲酒坊使有寵于帝覬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事爲徵帝信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

郭贄

二月戊子朔日食三月庚申以右諫議大夫宋琪爲參知政事癸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丙子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進士爲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是科王禹偁登第夏四月

壬寅班外官戒諭辭壬子弭德超流瓊州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涉犯上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歿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冤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歿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至是徙符春州歲餘卒五月丁卯交州黎桓自稱留後遣使來貢并上丁璿

處置

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令璿為統師之名卿居副
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紹襲載綿
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
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
卿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是月河大決滑州之韓村
汎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
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六月己亥以王顯為樞密
使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
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矣
因取賜之是月大水江河漢睢穀洛瀍澗水溢溺死

河患

斥直

昉之微誦
亦有鑒於
贊歎

者以萬計秋七月辛未參知政事郭贊罷贊嘗因
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
何益于事贊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入對以宿醒
未解出知荆南府庚辰以工部尚書李昉參知政事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昉
無他言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
歎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
言警朕矣八月庚戌罷樞密使石熙載為右僕射
是月詔曰朕選用羣才升良衆職九品之賤一命之
微未嘗專委於有司必須召對于便殿親與之語以

姚坦

勸其能。儻敷納而可觀。必越次而命賞。靡容僥倖。庶
協澄清。自今應親臨亦選擢官吏。並送中書更審內履。
歷別聽進止。九月初置水陸路發運于京師。冬
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
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
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
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
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
假山未成。聞坦言。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
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

徵輸之酷
甚於宋

以詩逐之
亦自取也

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
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
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戊戌。罷趙
普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
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
為之動容。明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嘗與游。
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道
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
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荅。庶希來
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

通鑑卷五
十一
可謂兩全。十一月壬子朔，以宋琪、李昉並同平章事。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壬申，以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並僉書樞密院事。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

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帝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大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十二月壬午朔，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

通鑑卷五
通鑑卷五
仍給復三年丁亥賜河北河東戍卒襦京城諸軍米
是月醴泉縣水中草變爲稻滑州河決 錢俶上言
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元
帥之任實本於兵權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尚書總
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當
於極品臣之孱瑣罔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
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隳伏望聖旨特
從省罷不許表三上下詔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
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勲德度
越典常咨予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

讓之辭敦諭再三確乎不拔用申至公之論式光知
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
吳之地不忘象魏之心掃境來朝舉宗宿衛籍其土
宇入于朝廷式昭職貢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
啓真王萬戶之封併加寵章用答忠順而乃屢形表
疏願避官榮發於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相武
庫縻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
行願寢元帥之名勉狗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
於帶礪之盟帝賚良弼寵以台輔之任極馭貴之爵
增衍食之封非足疇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

通鑑卷五
宋紀
三

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改封漢南國王

宋元通鑑卷第五

